

校苑论坛

《阴谋与爱情》的思想与人物

THE IDEOLOGY AND FIGURES OF 《CONSPIRACY AND AFFECTION》

吴兆芳

WU Zhao-Fang

(上海水产大学人文与基础学院, 200090) (College of the Humanities & Basic Science, SFU, 200090)

关键词 阴谋与爱情, 思想, 人物

KEYWORDS conspiracy and affection, ideology, figures

中图分类号 I106.3

一位优秀的作家,总要以了解人物的内心世界并通过对其心灵的描绘,性格的刻画及社会生活的展示去反映时代本质。德国18世纪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率先以充沛的激情号召打倒暴君的杰出的民族诗人和戏剧家席勒(1759~1805)就是这样一位卓越的艺术大师。完成于1784年的剧本《阴谋与爱情》是席勒继莱辛的《爱米丽娅·迦洛蒂》和赫伯尔的《玛丽亚·玛格达莱娜》之后又一部不朽的市民悲剧^①。德国杰出的文艺批评家梅林说:“席勒的这个剧本有超过他的全部先驱者和后继者的一个优点,它达到了一个革命高度,在它以后的市民阶级戏剧永远也不会达到这个高度。”^②该剧以一个平民少女和一个贵族青年的爱情悲剧为题材,愤怒抨击了德国宫廷贵族的专横,残暴和荒淫无耻,赞扬了市民阶级的道德与尊严。

1 剧本的创作背景

作者创作《阴谋与爱情》的那个年代正是德国历史上最黑暗最反动的历史时期。18世纪后期,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影响下,欧洲资本主义得到迅速发展,而在德国,却依然是封建的生产关系占据着统治地位^③。全国被分裂为300个彼此独立的小国,保留着反动的君主专制制度。各帮统治者骄奢淫逸,横征暴敛无所不用其极。为了满足其无止境的欲望,他们不仅出卖政治上

1998-06-30收到

①巴恩特·巴尔泽等编著,1975,联邦德国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37.

②毛崇杰,1987,席勒的人本主义美学,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98.

③王光朴译,1970,欧洲文学的背景,重庆出版社,429.

的自主权，而且把国内青年成批卖到法国、荷兰等先进国家当壮丁或当劳工，将血腥买卖中的所得财富在宫廷中挥霍^④。而对专制魔王的为所欲为，资产阶级未能形成一支对抗封建恶势力的强大力量，致使人民长期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30年战争损失极为惨重，使原本就十分微弱的资本主义萌芽进一步受到摧残。然而德国的资本主义还是在缓慢发展着，资产阶级反封建专制，要求民主统一的情绪在不断增长。“启蒙运动”就是18世纪末期德国资产阶级反封建斗争的一种表现。“狂飚突进运动”作为“启蒙运动”的一般独特的潮流，更加明确地显示了德国资产阶级反对封建桎梏，反对顽固保守和争取个性解放的斗争精神^⑤。席勒在《阴谋与爱情》中展示的两大阵营搏斗的戏剧冲突拥有巨大的社会内容与历史内容，所表现的正是平民阶级的这种要求自由平等的心声。该剧曾被恩格斯称之为“德国第一部有政治倾向的剧本。”^⑥

2 剧情与冲突

剧中的故事发生在符腾堡小公国里。公国宰相瓦尔特的儿子斐迪南爱上了穷音乐师的女儿露伊斯·米勒，并不顾门第悬殊要和她结婚。这时恰好公爵为了政治上的需要要跟一个贵族女子结婚，据此必须摆脱原来的情妇——英国贵族出身的米尔佛特夫人。宰相瓦尔特以阴谋手段杀害了前任宰相，获得了现在的位置。为了能在宫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他便设计要自己的儿子斐迪南和被遗弃的公爵情妇结婚。斐迪南则因不肯放弃露伊斯而拒绝了父亲的要求，并扬言要揭穿他的阴谋罪行，迫使瓦尔特对此不得不出让让步。

宰相的秘书伍尔牧对露伊斯早有邪念，他同瓦尔特密谋，将米勒夫妇秘密逮捕，随后威逼露伊斯，要她写封假情书给宫廷侍卫长，并发誓不泄露写信的原因。这样她的双亲方可获释。露伊斯救父母心切，又觉得与斐迪南结合无望，只好暂时屈从。伍尔牧故意让这封信落在斐迪南手中。斐迪南对爱情和生活感到绝望，决计毒死露伊斯。露伊斯死前道出真情，斐迪南后悔莫及，也服毒自杀。

戏剧一开头就展开了矛盾冲突。面对两位青年的爱情，米勒平静的家庭生活风波陡起。饱经世故的米勒，认为王孙公子斐迪南不可能真诚爱慕自己的女儿，他之所以和露伊斯常来常往是想“打漂亮肉体的主意”，至多只能是让自己的女儿做他的情妇。为了维护女儿的人格尊严，米勒准备到宰相那里把话说清楚，要求露伊斯与斐迪南一刀两断。米勒夫人则不同意丈夫的意见。根据她的朴素理解，她觉得斐迪南真心爱慕露伊斯，露伊斯也配得上做一个贵夫人，她对这对情人的结合颇寄希望。争执正不可开交，宰相的秘书伍尔牧闯了进来，他要求米勒强迫露伊斯丢掉斐迪南作他的妻子。老米勒固然信不过斐迪南，但更憎恶眼前这个心如砒霜的“文妖”。他拒绝了伍尔牧，没有给他留半点幻想，剧情发展到此，矛盾开始复杂化，给露伊斯和斐迪南的结合增加了新的障碍。

米勒始终对斐迪南怀有敌意，正因为如此，他才支持女儿给侍卫长写假情书，一则他夫妇可因此获释，主要的还是以此断绝露伊斯与斐迪南的关系；也正因为如此，他才不断加强露伊斯信守誓言的决心，始终保守制造假情书的秘密。直到全剧结束，一对情人双双死去，这位固执

^④ 范大灿等译。1989。联邦德国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309。

^⑤ 巴恩特·巴尔泽等编著。1975。联邦德国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61。

^⑥ 冯世薰，张文焕译。1966。《马恩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437。

的老人仍然没能理解青年们高尚的灵魂。他留给观众的最后一句话是：“你（裴迪南）要用金子从我手上收买我的孩子。”

米勒从裴迪南的心中拉走了露伊斯，那是出于父亲对女儿的爱。那些蛊虫们要拆散露伊斯和裴迪南，则是出于阴谋盘算。围绕着这一双青年人的爱情纠葛，魔鬼的巢穴里也在进行一场紧张的阴谋活动。

米勒从家中赶走伍尔牧，并不能打消伍尔牧占有露伊斯的霸心，他怀着迫不及待的心情来到宰相瓦尔特的府第，企图利用宰相的权势替他赶走情敌。瓦尔特则怀有更险恶的居心，强迫儿子裴迪南和被遗弃的公爵情妇结婚。宰相的这番盘算正中伍尔牧下怀，伍尔牧需要利用宰相的权势，宰相需要与伍尔牧共谋，两人各怀鬼胎，狼狈为奸，给露伊斯与裴迪南的结合设置了不可逾越的障碍。对于父亲所安排的婚姻，裴迪南坚决不从，而且声言要在全国人民面前揭发他的罪恶发迹史，将其送上断头台，这就迫使瓦尔特不得不作暂时的让步。至此，两大阵营的矛盾初步激化，戏剧出现第一个高潮。情人们凭借爱情的力量打垮了反动势力的第一次明火执仗的全面进攻。

然而反动的恶势力是绝不会善罢甘休的。他们一计不成又生一计，而且一次比一次更阴险更毒辣。伍尔牧利用矛盾制造了“假情书”事件，要从精神上瓦解露伊斯和裴迪南，使他们失去抵御进攻的能力。情节发展到此，各种力量短兵相接，矛盾进一步激化，出现全剧高潮。两位情人终于敌不过封建势力的重兵夹击，在反动派的第二次暗箭的射击下失败了。阴谋的箭终于刺进了两颗高贵的心……

露伊斯和裴迪南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社会的悲剧。18世纪的德国，资产阶级力量弱小，封建势力则还相当强大。等级森严的封建制度，不能允许两个不同阶级的青年人自由结合，反动派张开血盆大口迫不及待地要吞食他们。年青恋人的悲剧结局，乃是当时德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的反映。

作者通过露伊斯和裴迪南的悲剧，揭露了宫廷贵族的阴险、狠毒、荒淫无耻，抨击了封建专制的黑暗残暴，宣扬了市民阶级的思想和道德，表达了他们追求自由平等和个性解放的革命要求，同时也反映了他们在强大的封建势力面前无能为力的悲愤情绪，露伊斯临终前那声“我死得无辜”的惨叫，真有透人脊背，发聋振聩的力量。

3 人物形象及思想内涵

席勒在《阴谋与爱情》这一剧本中塑造了一系列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骄横跋扈而又荒淫无耻的公爵；低级、庸俗且又愚蠢可笑的侍卫长卡尔勒；狂妄、不可一世的米尔佛特夫人等。个中两个下层平民——露伊斯和米勒的形象尤为丰满感人。

露伊斯是平民的女儿，天真、善良，有见识，本能地仇视“上流社会”，可她却爱上了贵族青年裴迪南。这两个不同阶级出身的青年在渴望自由、平等这一共同的思想基础上产生了爱情，这爱情是多么纯洁，那般炽热，它紧紧地拴住了这对情人的心，以致使露伊斯觉得“世界因为有了他（裴迪南）才美丽，百花因为有了他才开放”。然而当她冷静下来的时候，理智又常常提醒她：她和裴迪南结合是无望的，似乎觉得有一股势力象一把利箭一样悬在她和裴迪南头上，威胁着他们，要拆散他们。因为露伊斯不能抑制心中的恐惧——一个平民女儿在人间权势面前，在当今的宰相裴迪南父亲面前的恐惧：“我多么怕他啊，这样的父亲。”但当恶性势力真的压过来

时，她也决不屈服。当宰相气势汹汹地问她：“你是什么时候认识宰相儿子的？”她理直气壮地回敬道：“宰相这名字从来没理会过，裴迪南·冯·瓦尔特11月份来访问过我。”这样的回答恰到好处地阐明了她对裴迪南的爱慕丝毫不是出于对“上流社会”的向往，而且出于真挚的爱，她蔑视权贵，始终维护着平民阶级的道德与尊严。米尔佛特夫人要露伊斯答应放弃对裴迪南的爱情便可做她的贴身女仆，混迹于上流社会，从而得到幸福。露伊斯断然拒绝了这种“恩赐”：“……某一些贵妇人的华堂大厦常常是那些最荒唐的娱乐园。谁相信一个穷苦的小提琴师的女儿有这种英雄气概呢？”那样做就等于把自己“投到瘟疫中去”，最后“连我那平民的纯洁也一齐勾销。”所以她激情满怀地说道：“当差别的界限打破了的时候——当一切可恶的身份的外壳从我们身上剥掉的时候——当人就是人的时候……他（裴迪南）还有什么地方能胜过他的女朋友呢？”在这里，露伊斯喊出了新兴市民阶级渴望砸碎阶级偏见，要求平等的呼声，其形象丰满逼真，作为德国文学中最优秀的妇女形象之一，露伊斯的高尚品德与宫廷贵族的荒淫无耻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照。

露伊斯的父亲米勒是作品塑造得颇为成功的人物形象。他倔强、耿直、骄傲且自尊，决不愿意让自己心爱的女儿为贵公子所骗。他说：“我宁可拿着我的小提琴沿街乞讨，靠开音乐会来换一口热饭吃——我宁可捣碎我的大提琴，把大粪浇上回音板；总比用我独生女儿拿灵魂和幸福换来的钱好受些”。（第一幕第一场）当宰相瓦尔特带领侍从赶到米勒家侮辱纯洁的姑娘露伊斯是娼妓时，怒不可遏的他厉声说道：“谁骂自己的孩子是贱种，就是打父亲等的耳光——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是我们的老规矩……”面对宰相的辱骂，他说：“我可以为你奏一段柔板曲子——娼妓买卖我是不做的，你们宫廷里有的是现成货，用不着我们平民来供应。”后来，他就干脆对宰相下逐客令：“大人在国内全然可以为所欲为，可这是我的屋子。如果要递一份申请书，我自然毕恭毕敬，可对付无礼的客人，我要把他撵出大门去！”这些掷地有声的激昂陈辞充分展示了米勒身上那种自尊自爱的平民阶级的性格以及愤怒和反抗的情绪。

宰相瓦尔特是剧中封建反动势力的代表，具有腐朽的反动统治者的许多基本特征。他卑鄙丑恶，阴险毒辣且又野心勃勃。为了攫取权力和地位，他使出了所有的伎俩；他残忍地谋杀了前任宰相，然后取代了他的职位；他熟知肮脏的官场中的隐秘，拼命去巴结公爵的情妇，靠着这层关系飞黄腾达。公爵要娶夫人，必须暂时摆脱他的情妇。老奸巨滑的瓦尔特从这件丑恶的事情中找到了卖身求荣的机会。他竟然毫无廉耻地决定要让自己的儿子去向这个道德沦丧的女人求婚，作她名义上的丈夫，好让公爵既能不失体面地结婚，又不至于丢失自己的情妇。如果不是他自己年已五十，无法得到米尔佛特夫人的欢心，他甚至心甘情愿地去当这个屈辱的新郎，不惜用自己的人格和名誉去换取政治上的好处。他毫不隐讳地表白说，儿子如果行为放荡，就会使他产生希望，假如儿子能在情场上玩弄妇女，那他就更高兴，因为这证明儿子“有足够的机智去招摇撞骗。”“简直可以做宰相”。而对儿子与露伊斯的纯真爱情，他则认为是大逆不道，必欲除之而后快，当裴迪南断然拒绝了与米尔佛特夫人的婚事之后，他便采用最恶毒而卑鄙的阴谋离间儿子的爱情。然而这些腐朽的势力总是错误地估计形势，他不懂得“激愤的爱情”并不象“木偶那样听从牵线人的摆布。”儿子决定以死来表示对爱情的忠贞和对反动势力的抗议，这使他的一切如意打算完全破产。这个结局表明封建反动势力已经彻底腐朽，虽然徒劳挣扎，仍然摆脱不了被历史注定的失败命运。

伍尔牧是18世纪德国宫廷密探的典型形象。他表面上对上司俯首、谄媚，百依百顺，其实，他并非是统治者的忠实奴才。他公开嘲笑侍卫长的愚蠢、暗地里忌恨宰相的权势；他具备阴谋

家的恶毒和精细,善于窥测方向。他抓住裴迪南性格上的弱点和露伊斯的矛盾心理,一手制造了他们的爱情悲剧。这正反映了两个阶级的冲突:一个上升的,为本身的平等权利而斗争的年青市民阶级,反对一个腐朽的、为本身的特权而顽固挣扎的封建贵族阶级⁷。结果露伊斯和裴迪南虽受卑劣的阴谋拨弄而同归于尽,但宰相和伍尔牧也终被垂死的裴迪南揭露出来,当众控诉并走上了断头台。

裴迪南这一人物形象作为作者的“喉舌”,在全部戏剧中一直处在中心焦点上⁸。他跟其父的矛盾是18世纪德国现实斗争的反映,他爱上平民音乐师的女儿,然而他梦寐以求的不是幽会的欢乐。而是怎样挽着露伊斯到圣坛前,向全世界宣布她是他的妻子。在他眼中,她不但与他平等,而且是他唯一爱慕的人儿。当他听露伊斯说有人要拆散他们就气得跳起来说:“拆散我们?——谁能解开两颗心的纽带?或者拆散和音的声响?——我是一个贵族——不过倒要看看,我的封爵文书是不是比无穷宇宙的和谐还要久远?我的贵族徽章是不是敌得上天写在露伊斯眼里的手迹:此女宜配此男!”(第一幕第四场)。这种要打破门第观念,追求爱情婚姻自主与个性解放,是上升的资产阶级的思想要求与社会要求⁹。父亲扼杀儿子的爱情,将其婚姻作为政治交易的筹码,为此而不惜进行政治阴谋。对此,裴迪南向宰相抗议道:“我关于伟大的幸福的概念和你的不尽相同——你的幸福差不多总是靠害人出名的。妒忌、诅咒、绝望就是这些受尽称赞的福气人大吃大喝的筵席,而我的理想是朴素的。一切都埋藏在心里!”(第一幕第七场)。

裴迪南的性格反映了在启蒙思想熏陶下的贵族青年的反叛精神和与黑暗的社会、传统的偏见决裂的勇气与信心,从而向德国人民提出了今后应走什么道路的问题¹⁰。

《阴谋与爱情》是继《强盗》以后风靡德国舞台的名剧。该剧出现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前五年,也是资产阶级革命在全欧洲逐渐成熟的时期¹¹。剧本在展示德国阶级斗争与资产阶级的反抗性与软弱性上,思想意境深邃,艺术构思精巧,人物性格刻画鲜明,冲突安排节奏分明,使之富有浓厚的民族色彩,别林斯基称他为“人类的辩护士”。黑格尔曾对席勒作品中那些道德高尚的理想化人物给予了极高的赞扬,他说:“席勒在表达情致(Pathos)时,就把他的整个灵魂而且是伟大的灵魂摆进去。”¹²

作为一名卓越的艺术大师,席勒的创作实践常常突破他的美学思想,他所写下的一系列不朽作品在反对封建专制,争取自由解放和国家改革的斗争中发挥了巨大的战斗作用¹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剧本《阴谋与爱情》无论在思想和艺术方面都堪称为一块承前启后的历史丰碑。

⑦新威廉主编. 1981. 德语文学词典. 上海辞书出版社. 84.

⑧钱春绮译. 1992. 席勒戏剧诗歌选.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60.

⑨(美)罗德. W. 霍尔顿. 1985. 欧洲文论史. 重庆出版社. 276.

⑩李恩孝. 1992. 从古典主义到现代主义. 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114.

⑪勃兰克斯. 1958. 十八世纪文学主流.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561.

⑫李春兰译. 1972. 黑格尔全集.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495.

⑬许自强. 1983. 欧洲名诗人作品选析. 北京:人民出版社. 245.